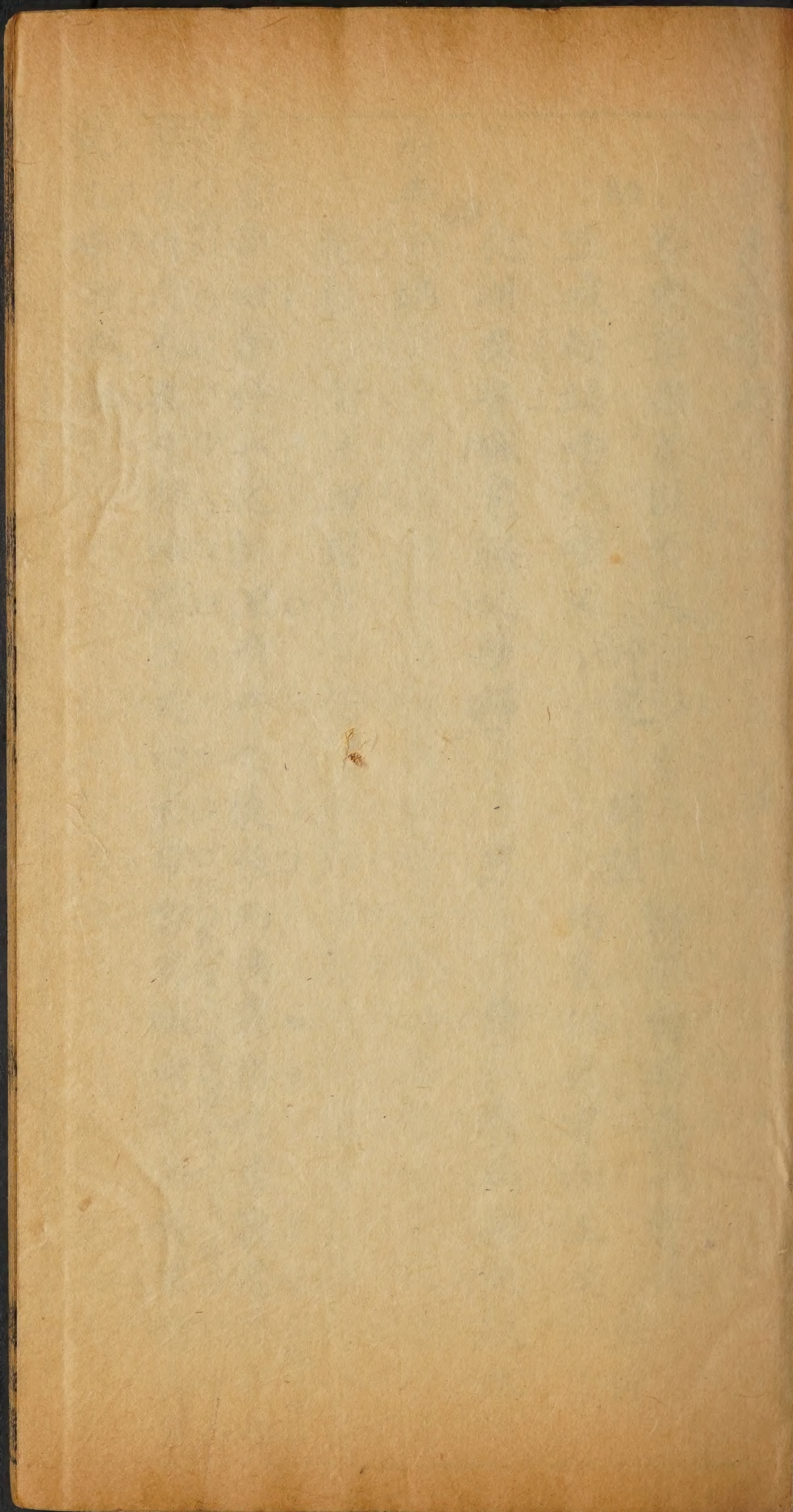
古學彙纂

治典下編

卷之四上

農桑 計十二則
農 計二十則
蠶 計十則
井田 計十四則
民數 計十四則
賦歛 計二十八則
繇役 計二十五則
備荒 計十五則 附賑貸五則
關市 計二十二則
談兵 計三十六則



古學彙纂卷四

師　婁東李繼貞徹尹父　鹿城顧錫疇九疇父　評定

同盟　蘄水黃耳鼎以實父　同邑汪大章以正父　參訂

長洲周旹雍芑孫父手輯　男　周書典宗文較正

治典下編

農桑　計十四則

高皇帝曰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徒作而後農桑之業廢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淫靡又曰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農家之苦　聖政記

○端○本○

○之○論○○○○○○○○○仁○民○之○意○溢○于○言○外○

齊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戈矛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钁揷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萊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善為國者取于人事丈夫治國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

寓兵農戰之妙

農桑為富強之本千古至議

農器

句法婉折

管子曰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

其悅在文繡。牧民

漢景帝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

原與管子同意。洞見弊。

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的是民病本。

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漢文

賈誼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亾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亾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亾為奸邪不可得也○又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亾度則物力必詘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漢文

桓寛曰古者什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

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 鹽鐵論

荀子曰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繇于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相資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

令三十而成之

稼以妨農黃帝曰四時之不正正五谷而已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

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音恭。敓音奪之以上功。是謂大凶。凡

農事以及時為貴一篇主意

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以後五旬為七日而昌生。于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獘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過旹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旹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旹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人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于塵土

詳言治農之事纖悉無遺

而殖于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于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甽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為泠風。則有收而多

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疎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
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為族
（可作農經）
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
（許）
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磽不欲專生而獨
居肥而扶疎則多粃磽而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
（詳言得失瞭如指掌）
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
粟而薄糠米胎而香舂而易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
多粃而青蘦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摶米而寡糠失時之黍木大華
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桐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

厚糠而菌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
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本其莢一七以為族多枝數節
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木長而蔓浮葉虛而疎節實稀
而小莢得時之麥長桐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蘚色食之使人
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翼（音殺）穗是故得時之稼豐矣
（收束全篇局完議足）
皆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衞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
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
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農道篇
（本務不可不知）
劉子曰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切脊）

之恃民如人之倚乏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
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祥辰正旦集諏訾
陽氣憤盈土乃脈發天子親耕于東郊后妃躬桑于北郊國非無良（以身為倡）
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
以勸率民神農之言（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
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
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姦
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行其威故
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于農事錦繢纂

組害于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竝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蚕之實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于糞土何也。珠玉止于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繫其最急者食為本也。霜雪岩岩苫蓋不可以代裘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糧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餓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于遊食者衆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為灾而數年乏食今一

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蝗蟲亦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遊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為無害也 新論貴農

劉軻曰仍歲薦饑人為鰥娶田無農夫桑無蠶姫癘疫瘠瘝一方尤危乃為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庇馬無寒蠶婦以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血刃（三韵道盡）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

（樂歲終身苦如是知是）

范傳正曰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粒非不知稼穡

（一篇上意）

司馬光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

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麗則不顧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乎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首用之乎無益散之乎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 涑水迂書

（流民畵在目前）（說盡民間之苦）（人主不可一日不念）

長武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

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絍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可謂知本）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何等鄭重）夫治長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絍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繫與也與美哉周之家法也其後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

民事不可緩知此

織盖推其觕端良繇稼穡織紝之事不聞于耳不動于心以至于此〔警切〕故誦葛覃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蚕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

真西山曰周家以農事開國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或几乎息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警論〕今以七月之詩攷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虫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邦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䏻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替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専

乎農也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于秋求桑于春躬蚕績之勞以為衣食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食鬱棣屬及薁櫻屬烹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又從而崇奬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勸酧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奬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嘗也田事

備言農家之苦歷歷如

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槀無所從給豫楷收斂之食以為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充飽敢望有塩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饑扶犂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溫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戾傴僂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艸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傷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蹂競斂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歎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稱貸之人則

室又垂斃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𣗥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
麻種藝蚕績織絍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此卒歲豈不重可
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
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
乎臣願以耕蚕勞勩之狀作為詩歌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
畫成圖揭之宫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
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趣而不狃汰侈之習
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歛以困其力
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

主百
如此

衣食足而孝弟興矣。大學衍義

文衡曰今夫長一家者其于家之人。寒則授衣。饑則授飡。勞則歌蟋蟀而佚則思織居索綯則傷于耜流火則戒觱發備之恐其不早而拊循恐其不周則有天下者從可知矣是故饔煎和外饔割和內膳夫饋食食醬獻珍非不甘也然而民有菽粟不飽有倉無儲者帝王弗樂也嬪嬪治絲屨人紩布司書受幣司裘供服非不麗也然而民有曳踵縕敝捉衿肘見者帝王弗安也以天下之農食以天下之桑衣而又以天下之農桑鈞天下之衣食陽痺憤盈日月天朝則上為之駕蒼龍載青旗冕服戒援耒耜耕籍而供粢盛以帥天下農草木

萌動元蠶乃蠶則后為之親東鄉桑北郊繅蠶室觀絲枲收繭而供玄紞以帥天下桑于是稼器有簡種稑有辨斧斤有具曲簿有式平其土地頒其田里毋使失時于是末作有禁奇衺有罰婦女毋觀嬪使毋縱弛其權例剗其纂組毋使靡事于是桎梏有制布縷有法措克有屏蟊賊有誅行其敘秩正其貢賦毋使剝脂于是元日有祈季夏有禱司嗇有報猶虒及郵表畷有饗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毋使害禾稼殘桑田至于涔音岑漬也旱灾害則又為之避正殿寝卒圭解陽盱禱桑林年穀不登國有凍餓則又為之減重味省重衮而弘散賚之仁當是杏苍莒葉上知其時錢鎛鎡筐上稔其罷嵁巖窮巷上詢其情饁

餉旨告上甘其味蔓祚薦蓘餔飼杼軸上見其狀而啼饑號寒楞腹履霜上深其痛夫然後扶五扶四扶三有嘗業衣五衣四（古厝可掬）衣三有嘗事夫然後農餘于粟米女餘于絲枲夫然後內有鐘鼓干戚之樂而外無椎埋鼓鑄之風故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周公之告成王陳無逸諷七月導小人之依而深燭流火授衣于耜舉趾之苦故周家之法臣工嗟保介儆三十里之耕服而十千之偶比故其詩曰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言民事之重也重在民事故宮無煩治工無淫巧什一行而頌聲作故其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又曰曾孫之慶報以介福則急農桑之效矣嗟嗟后稷肇邰實穎實栗公劉遷邠徹田為糧

太王治岐乃疆乃理文王修和有夏即康功田功而太姜太妊太姒邑姜賦葛覃手蠶績相與進勞于內而服習于上其後也乃不藉千畝自休蠶織不亦重可鑒哉

宋翼曰夫人饑而食寒而衣性之真也是故濡手凍足則暑日冷霜砭其骨溥行注哺則陰雨三星苦其志昏參旦尾日冑時角則土脈元辰弃艸耜庚怵其裹所以股無胈脛無毛寒不得息勢不得停老弱不得偃卧于庭而婦女不得婆娑于市何也其所急在焉民之急農桑固已自急其生也

農　計二十則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諸侯三公冕而青紘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内宰上春詔王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於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周禮註曰太宰九職之任一曰重農司徒十二職之須一曰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其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瀉墳壚辨壤糞也稻人掌其水之畜止均瀉防旱

潦也一稼穡之教司徒既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之趣鄰長既趣之里宰又趣之種稑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一墽惡之地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懼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舍本而趨末也甸師何與於農而隸屬以耕王籍所以勸天下之力田內宰何關於農而帥官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嘗之日預卜來歲之芟而為田業荒蕪之慮社之日預卜來歲之稼而為旱乾水溢之備其始也祭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終也享百神而祭蜡以報農功凡有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教導

之蓋以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之天農不耕則失業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興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拳拳重農之意如此百姓豈有不從事耒耜而服勤田畝哉

又曰周家以農事開國誠知夫熟耕陳耘霑體塗足人所甚勞激昂振勵不可不極其至故教稼穡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稽器脩稼政則有遂大夫既教之又巡之稼政稼器又無不曲致其意則民不敢不勉矣至於合耦之鋤與夫趣其耕耨鄰長里宰復有以盡其職而縣正之官又有以趣其稼事而誅賞之以旌其勤而戒其不勉

形容貴
□穀處
全字典
添字字
精切

着則知先王設官以為農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襏襫耒耜之中其情無間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又曰耒耜有秉祈年有祀田畯至止有勞教以身也農師有制滌場疏圃有訓廩人遺人司徒有設重以官也土地闢有慶田野廢有讓塡梁積道殖蓄有賞若罰責以實也春和則議賑農功興則弛役水旱仍則與田租順成則蜡大禮則素服減膳食不舉樂詳以法惕以衷也萬寶成則百神格惟黍惟稷可以享上帝即雙南蒼璧之薦不殷於此矣庶民親則百官和是故為酒為醴可以給百禮即精鑿拱達之兄不典於此矣群生遂則百務舉是故太倉太庾陳陳相因可

以備緩急則盞鏉鈒銑瑠璵琔瑛之積不珍於此矣故晁錯曰明王貴五穀而賤金玉此之謂也

又曰周人雖曰重農而實則以士待衆不以農待衆也六鄉六遂之民皆授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甿皆於鄉遂中得之畊則為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士藏於農則其待農亦待士乎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曰殺羔

羊蹐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
之蹐即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
行不唯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為良法與葉文康註（渝為良法美意）
號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詳言大事在農之寔）
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
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音脈）土陽癉憤
盈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脈乃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
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相戒諄諄何）
告王曰史師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

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乃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灌鬯饗禮乃行百吏庶民畢從乃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夫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偏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

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狥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說出本可）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農一務而百）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事）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結淂斬截）　國語　宣王不籍千畝

子法　奇古　大意

計倪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當種是一失也夏長無苗二失也秋成無聚三失也冬藏無畜四失

爲勸農之情婉惻深至

也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候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權男女及信四生也國語

漢文帝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勸農詔

愈轉愈惻

漢昭帝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令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

重農之意發揮深摯

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勑之　禁妨農詔

賈誼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致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漢文

劉向曰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四星之

之中知民之緩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說苑

吕覽曰昔日聖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非徒為地利貴其志也

（宦入民隱利病聯肤）

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

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

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

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

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

（四語括盡）

蔡邕曰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

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為大田多稔然而地有确瘠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獨斷

魏王粲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偕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數語撮重農之要）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務本論

司論之曰大農民之事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畊墢種麥穫刈築

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

月不爲農事也 魏志

陸機曰、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

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重本抑末）

陸士衡集

歐陽脩曰、爲國者知賦歛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

（今日尤甚）

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

（洞心民瘼者肯味此言）

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

（治國可鑒）

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

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畊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閒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人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畊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言之可憐不減鄭黄門）歎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粃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嘆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林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畊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豐凶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

痛言民情較郊廣篇流民圖更深一層

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末世通病）

宋大

李覯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為農常糶而末常糴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糴論不易）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糶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於生也（切至）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緣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鐮方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

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歛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閉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糴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糶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斿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為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　家文

[illegible]邦[illegible]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畊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

各上下言農事始盡急農之記

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擾
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
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目然
而未嘗有民臣頒三考課之法以農為最殿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
術也 宋文

張說曰求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疾耕化雈葦為秔穛○當
稻變斥鹵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溥春事方興頓不失天時急趣
地利上可以豐國下可以廩邊 宋文

蠶 計十則

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治蠶於北郊以為祭服天子（祭典攸賴故與王籍並重）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棘墻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夫人世婦之吉（何等慎重）者使入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乃修蠶器禁婦女毋觀省婦使觀者容飾之飾也使者縅（用心周至）線縫製之事也二者皆以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

周禮曰夏官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質平也主平馬力及價直也原蠶再蠶也蠶與桑同生三月故春蠶宜養夏蠶有禁）鄭註曰天文房為天駟辰則大火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可作蠶譜）

浴其種是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蚕者爲傷一也舊祀先蠶爲馬祖事本於此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蚕祈福謂之先蠶是馬與蚕同其類耳○李釋曰先蠶天駟也先蚕之神或以爲天駟儒者之議不一肰則蚕者其首馬首其性喜温惡濕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同與馬同出於天駟矣肰天駟可謂馬祖而非先蠶者也（衣裳之祖即先蚕也）蚕婦不之事非黄帝也史記黄帝娶西陵氏而西陵氏始蚕是也其壇或在桑壇東南或在桑壇之西其祭或大牢或少牢或一獻或三獻歷代之所異也享之者即古食必祭先唐竈必祭先炊視學祭先聖先師養老祭先老肰祭矣師祭馬之義蓋禮肰也○劉安曰原蚕一歲再

然非不利也肰王者法禁之爲其殘桑也
禮書曰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夫人之禮脩
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爲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
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所以謹於養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荐鞠衣
鞠色之衣黄色於先帝有祈蠶事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趣蠶事
即毋覌之成義也
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屨以黄屨車以翟車貝而組總及郊享
先蠶肰後東向而躬桑焉鄭註曰東向者迎時氣也是明其不常
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也攷之祭義諸侯卜三宮之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則后不常留養可知也及繭之及夫人副禕

受之三盆手則后亦副禕受之而三盆手可知也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荐鞠衣君必皮弁素幘卜三宮夫人世婦使入蚕室着內

君后並尊

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祼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藉后獻種王躬牲后舂盛則后夫人之躳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禕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盛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則布於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

蚕经曰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蚕盜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夫育蚕

之法始於擇種收種故蠶事之本惟在謹於謀始使不爲後日之患
蠶眠起不齊由於變生之不一變生不一由於收種之不得其法故
曰謹於謀始而後無患也蠶子變色惟在遲速由己不致損傷自變
蠶視桑葉之生以定變子之日須治之三日以色齊爲准所謂蠶欲
（要訣）
三齊子齊蟻齊眠齊是也蟻之生也惟在涼煖知時開措得法使之
莫有先後也下蟻之法惟在詳款稀勻使不至驚傷而稠疊也涼煖
之調春蠶時分一晝夜之間類亦分四時焉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
（蠶家三昧）
深夜如冬寒暄不入雖有熱火各宜斟量多寡不宜一體也飼養之
（蠶亦有道）
節惟在隨蠶所變之色而爲之加減厚薄使無過與不及而已今撮

之使惟在頻飲稀勻使不致先濕損傷其或有不齊頻飼以督其後（與學問相似）者使之相及而各取其齊也治簇之方惟在乾煖使內無寒濕也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麤惡不勻也（數事可補上之不及）

又曰下蟻上簿入簇此二稀也白光向食青光厚飼皮皺為飢黃光以漸住食此三光也一八二桑三屋四簿五簇此五廣也方眠宜暗眠起宜明蚕小并向眠宜煖宜暗蚕大并起時宜明宜涼向食宜風宜加葉緊飼新起畏風宜薄葉慢飼此八宜也

陸龜蒙曰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褫其游熙熙蓺麻緝纑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蚕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葩卉

宵涊益嚵盡乳後已嗚呼既蒸而烹蚕寔病此戕桑病蚕民不凍也

蚕賦　唐文

鄗子童曰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勸蚕事蚕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所以為天下蚕事勸也木各有所宜土惟桑亾不宜桑亾不宜故蚕亾不可事豳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豳可蚕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蚕車轔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則秦可蚕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則

衛可蚕皇矣之詩曰檿之剔之其檿其桑桑柔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矣甸則周可蚕禹貢兗州桑土既蚕厥篚織文則魯可蚕青州厥篚檿絲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檿其桑則齊可蚕荊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蚕孟子策梁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梁可蚕蚕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蚕桑則蜀可蚕猶之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穫也今天下蚕事疎澗矣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且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且給於閬繭予道湖閬女桑鐃桑參差牆下未嘗不羨二郡女紅之勵而病四遠之惰也夫一女不績天下必

知富國之本不知風教

有受其寒者矣況乎半天下女不績也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而

績則逸逸則淫淫則男子爲所蠱蝕而風俗日以頹壞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彼大夫之家而王猶績奈何令天下女習於逸以趍於淫乎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爲差特縻不舉耳故月令躬蚕之禮魯母績愆之辟與令甲桑麻之數丑三者不可謂迂而不講也

蚕論

王盤曰桑種甚多不可偏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

椹葉薄而尖其邊有辯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
葉員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
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
區畫盡物之性
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
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壓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久遠也荊桑
所飼蚕其絲堅韌用最上也禹貢稱厥篚壓絲注曰壓山桑此荊之
美而尤者也魯桑之類宜飼小蚕荊桑宜飼大蚕凡桑果以接傳為
妙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靨業接六曰搭接
今夫種植之功其利既溥又加之以接傳猶變稂莠而為嘉禾易碔

蛛而為美王也既接傳矣復須剔其蟲蠹抑予所謂吾聞養蠶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視傚也（可悟為治）夫民為國本本斯立矣既興其本又除其害為治之道（大道理）無以外是苟審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抑亦知（也為知）教政之本與（本之論）

論桑

辨要曰桑之種性惟在辨其別（凡樹皆然）桑得蠶蔟之宜使之各適其用種樹之宜惟在審其時月又合地方之宜使之不失其中又曰種椹而後移栽移栽而後布行布行而後修蒔修蒔而後科斫科斫者樹桑惟在稀科時斫使其條葉豐腴而蚕發不致蚕之稀也科斫尤在接換接換之法惟在時之和融手之審密封繫之固擁包之厚使不至

、可、游、养、生、法〇

踈淺而寒凝也〇

傳曰三月攝桑〻攝而記之急桑也妻子始蚕先妾而後子何也曰

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

說夏十寸尺六有奇

井田　計十四則

通典曰。黄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蓋生人之初。茹毛飲血。燧人氏始教民烹飪。大槩是鮮食。神農氏教耕稼而民知粒食矣。當時與民並耕而治。無上下之分。地多而耕者少。故不必分地。至黄帝時始制爲井地。限民以界。隨口而給。已有寓兵于農之法。

井田差兵法之祖

禮書曰。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于是時可耕之地少。人工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

此爲定論

大疑寸有大度同故名亦其寔無廣多寒

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畧于夏備于周可知○金仁山曰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五十畮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授七十畮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畮至周則土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

彙徵曰井田始于黄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為井田孟子亏里而其来甚久○井[illegible]百畝[illegible]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貢者上送于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為菜田助者借
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與耕公田七十畝
其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為菜田公田之外餘
三十畝以為菜田及廬舍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上代之法而為徹
者也野謂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除二十
畝為八家廬舍外公田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比殷
則每家增多二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
各以其什分之一上貢于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五

井田溝洫條為表裡辨析極辭

十畝耳其菜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也

圖攷曰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即周禮遂人所掌也遂人治溝洫夫閒有遂遂廣深各一尺遶水于川一夫所受之田閒必有遂凡遂上有徑可容牛馬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深廣倍于遂溝上有畛可容大車百夫有洫洫之廣倍于溝洫上有涂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一軌萬夫有川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可容三軌以達于畿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都鄙周助法八家同井即周禮匠人所掌也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即今……也二耜

為耦。一耦之伐發也。廣尺深尺兩人併發則有一尺謂之畎畝同瀉水小圳也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百夫之田、號為一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千夫之田、號為一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鄙。要之自遂而達于溝。自溝而達于洫。自洫而達于澮。自澮而達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皆平原曠野。畫以為井。截然整齊。所謂溝洫者。亦因其分數而為之經界。故言尺寸。若夫行貢法之地。皆非平原曠野。則其高卑原隰固有不一。又且有山林陵麓所開之處。但截長補短。每夫受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亦不過隨

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故不言尺寸此二法之所以異也貢法十分中取一似重于助蓋鄉遂附郭其地肥饒故其賦獨重都鄙對外之田不及鄉遂故其賦輕又鄉遂之法五家為閭五人為伍是家出一兵井田之法一甸之地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方出兵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是不及七家出一兵又甚輕于鄉遂者蓋鄉遂地饒其兵止于衛王室無征行之勞故役重都鄙地瘠其民又有征伐之苦故役輕此立法之深意也

又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兼鄉遂都鄙言夫曰溝該遂洫澮川而云也曰塗該徑畛道路而云也封土堠也植種

如此辨鄉遂都鄙較圖致更悉

本也一云五里一堠溝水界也塗陸界也

通攷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都鄙之地在野外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塟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〻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故曰夫間有遂〻上有徑〻之廣可容牛

馬行亦所以通行于國都也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于遂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廣倍于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于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為之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横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横此鄉遂之大畧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

立國小司徒爲經之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爲一甸十甸中爲四洫冬官攷工記匠人爲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連屬而言也○陰炤曰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有溝洫涂路都鄙謂甸稍縣鄙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逐處畫爲井田

又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爲一井八面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八家同養公田又于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

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
疇其廣六尺其長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尺步計之則古之百畝當
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二句厘冐下正言其实）
班固曰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
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
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
均厚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也同）士工
藻
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
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

十以上〻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〻所强也 食貨志

漢文

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漢文

荀悅曰且夫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于寡立之于衆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雖行由是觀之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寡以防兼并且

為制度張本不亦善乎漢文

蘇洵曰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于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于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于縣官而不免于怨嘆嗟嘖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

先說井田之弊

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什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于什二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知也噫貧民耕而不免于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不可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轉出正意來）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可以一舉而就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亦不可得何則既為井（言井）

（田不宜于今決自雖為）

田必兼備溝洫之制非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不可為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晝于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窮数百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于夏商稍稍（確論）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寔便于今（即荀悅之意）

馬端臨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受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夫每户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敝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

○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郕。晋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晋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傭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較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矣乎。故數而奸弊亦無所容矣。降及戰國

東西為阡南北

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地廣人衆攷覈難施法制隳弛奸獘滋多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商君决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

朱子曰井田之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爭侵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

千年良法一朝蕩滅商君渝為首罪

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

爲阡

闢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

拾百畝則病于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斯其歸受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罪盖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人傳受精微之意于此盡矣

蘽時因周制可井之地每人受一區計百畝其不可井之地則計百

畝以耕之人所有者衷仕之餘夫○任者田祿其祿曰亦中區公曰

所收之穀也父子相繼曰世父死而仍不忍奪其子之祿○忠厚之至

也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以奉祭祀蓋祿則有卿大夫元士中

士下士之別其有父則一也故一例以五十畝亦是公田所收之谷

非令之耕也

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其□其處□□□

有蝕攝其隱之發而阡陌之地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之向私而說

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舊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爲

盡以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

非名之辨也

士下士之別○其有父則一也故一例以五十畝亦是公田所收之谷

也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以奉祭祀蓋祿則有卿大夫元士中

所收之數也又士相繼曰世父先之例不忍奪其子之祿○忠厚之主

民數

周禮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順其常曰安。使自得其性曰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横也、西為）（侵各東廣此）輪（縱也。南北為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十等之名、所生之物、）

○帝○王○首○重○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名謂白壤黒壤之類）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艸木以任土事（因地所生、民所能）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下皆阜人○民之事

衍義曰天地生人止於此數。天之所覆者。雖無所不至而地之所容者則有限焉。惟氣數之不齊而政治之異施於是乎生民有盛有衰

生齒有多有寡焉是以爲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數以驗吾之政又必有以知其地域之廣狹長短以驗其民居之所容辨其上地之寒煖燥濕以識其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詳審其利害之故蕃鳥獸以爲衣食之資蕃草木以爲宮室之用別其土壤敎其稼穡凡若此者無非以蕃民之生也民生旣蕃戶口必增則國家之根本以固元氣以杜天下治而君位安矣

又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閔其無告四曰[illegible]助其不給五曰寬疾寬其事任保其正命六曰安富平其徭役保其常產

[illegible]以此養萬民所以致

使制 則損 此備 言語 恭之 道

其蕃息其天地生生不息之仁乎蓋以民之生也始於幼而終於老其間强壯之年固皆有以自養而無頼乎人也惟其幼也不能自立必待有以慈愛之迨其老也不能自存必待有以安養之不幸而窮匱焉貧乏焉疾痛焉皆必待上之振之恤之寛之而後得以自遂也凡此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養之惟富而有財者則又因其所有餘而養之焉誠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頼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人皆知先王振卹之仁而不知保富尤有深意）故於五者不言安而獨言安富者其意蓋可見矣

又曰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民之多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副本也）以制國用

既及制 賞治

見民數為王事之本

衍義曰人生齒而体備男子八月生齒乙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皆書於版其正本登於天府其內史司會冢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貳耳民數既登之後乃計其數以制國用焉始之內史以書其名總之司會以計其數終之冢宰以統其成盖因其户口之多少年齒之長幼以會計其用度之盈縮以見先王之舉事無非所以為民民用既足然後以制國用不厲民以自遂也

又曰司民掌（專司）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王國之內）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也）下（也）除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何等郭重）

治民之官各盡職而後民生可

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衍義曰天子之所以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以其有民也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凡君之所以尊所以貴而為四海九州之人愛戴之無已者非民誰致之故雖匹夫匹婦之賤且貧而天下必敬而愛之不敢以其勢位權力加之況千萬億人之名數聚於一書之間而敢輕忽之哉古昔帝王所以愛人之獻民數而必拜之者此也

仲山甫曰民不可料數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掌民數者協孤終穉以合老幼之民登於王司商掌賜族姓之官協名姓司徒掌師旅之衆協旅司刑協奸

可疏治民之事各得理而後民業寄兵

援本之論

掌奸民以知牧協職合攝牲物工百工協卑更制度以場掌場協入

凡刑之数○色之数○之官○合其数○圃者

歛委積廪協出掌九穀出入数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於是

而蔵之

乎又審之以事謂因籍田与民蒐狩之事蒐於農隙春田曰蒐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狩於畢

時冬曰狩畢農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習簡習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

是示少示以寡少而惡事也厭惡政事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

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 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

周為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

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杜佑曰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後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鄙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究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與唐志

民數頼世

末世盡怠

李嶠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條貫不失按比可知者在於各有管統明其薄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逐粮

苟免歲時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積歲奄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掛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闕於恒賦亦自誘動愚俗堪為禍患所司雖具設科條須其法禁而相看為例莫遵尊承縱欲糾罰庸可盡科今更委州縣則選覈舊跡隨以為宜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為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還浮寓可絕所謂禁令者使閭閻為保遞相覺察前後乖避皆許自新仍有不出輒聽相告每糾一人隨時加當明為科目使知勸阻所謂恩德者逃亡之徒久離桑梓糧儲空缺田野荒廢即當賑於乏少助其修

賓之不能致者乃給程粮使達本貫所謂權衡者逃人有絶家去鄉離失本業心樂所住情不願還聽於所在隸名即編為户所謂限制者逃亡之人應自首者以符到百日為限限滿不出依法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户無所遺人無所匿矣

馬端臨曰古者户口少而皆才知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陳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强民寡則其國弱(户口盛衰関係非小)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

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慙。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辟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籍於民之材而役。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賦薄不倚民為重。而民亦窮憔悴。祇以身為累矣。良可浩嘆。

葉水心曰。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

數利弊
古今善
粗

子女為役而未受庚者又數十萬人而户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勢然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强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屋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傭力其懷利强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旦莫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無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

從不衆

盛也○無賦偏聚而不流○

…無…未…者又數十萬人…

米以食又藁以飼馬捴爲國用

通攷曰禹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相當孔氏以爲地有定宜而人無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蔡沈曰甸服內百里爲最近故併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也 夏賦法

又曰商制天子之地百里以內供官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冢宰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

周時與夏商不同故徹法極通亦宜民又妙

以為出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歛以積鉅橋商賦法又曰周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二法之取于民亦有不同蓋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豊凶民不過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無病于民貢法十取其一似輕于助然立為一定之規而豊凶期于必盈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然即鄉遂追近王城豊凶易察而又有地官司稼掌慶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則先王固有善通（徹字義已盡）于其間矣在孟子時助法之廢已久必胥而為貢于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豊歉應常而賦之額數有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况過取於十一之外又有

豈魯宣稅畝者乎○又曰徹即助也公劉乃殷之諸侯其詩曰徹田為粮則當時已謂助為徹矣貢助徹本無二法于民所受田中取其租謂之貢就其中留公田藉民耕而官收其租謂之助周之徹法夫子畿內提封百萬井諸侯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萬井當有百萬畝每畝受粟一石八斗當為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田婦當為八萬婦每婦收布絹二疋當為十六萬疋而絲絮不與焉○周賦法又曰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

上供國用下勸民勤賦之義甚矣

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敘周賦法（善制）

周禮曰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田里、場圃）二曰四郊之賦（郊內、郊外）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天子使吏治）四曰家削之賦（音稍、大夫采）五曰邦縣之賦（卿及王子弟采地）六曰邦都之賦（公及王子弟采地）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凡用度之餘浚歸職幣）。註曰上取于下曰賦九賦之所斂者任地之稅也民有業則有貢地有利則有賦有業而不責之以貢則將不蓄不種不耕不蠶而不能無遊民有利而不責之以賦則將有地不毛有田不耕而不能無曠土此所以有九賦之制也（制各）

又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土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各三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有義各盡善）布太宰以令地貢即太宰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貢賦之法莫詳周何豈得如此

又曰。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即九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指閒民）出夫布。

又曰。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民居之區）。以場圃任園地（登木植果）。以宅田（二畝半在宅）士田（圭田）賈田（官府所給）任近郊之地。以官田（庶人在官）牛田（牧公家之牛）賞田（賜田）牧田（牧六畜）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六遂之餘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采地三百里）。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采邑四百里）。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及王親采邑五百里。畺音姜）。凡任地。國宅無征（官居）。園廛二十而一（利少無稅）。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近者多役）。甸稍縣都

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利厚）（抑末）凡宅不毛者（不種桑麻）有里布凡田不耕（勸織）出屋粟（勸耕）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勸勤）以時歛其賦　周賦法

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從其厚事擧其中歛從其薄（仁人之言）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十六井為丘每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合　田財俱在其中季孫欲田與財各為賦　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詞嚴）之典在若欲苟而可又何訪焉（義正）　季孫以田賦訪仲尼

孔子告哀公曰薄賦歛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也（至言）

左傳曰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

嘗壹從 既乃用 法變壞 端故 深谷

兵之

藪澤燎以倫田賦辨京陵阜以為冢墓表淳鹵地鮭其賦稅數隱潦計流潦之地成其租入規偃豬下溼之地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平原有不方正者隄防之以小町也牧隰皋水涯下濕勿牧之地為井沃衍平美之地刲為井田量入修賦車籍馬書其毛色齒歲也賦車兵徒兵步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穀梁傳曰古者什一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良法）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胡傳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

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宜公起之也。

魏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經鑑

桓寬曰。古者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

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財物以便上求間者或今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貨農民重苦女紅再稅先未見輸之均也

漢文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古勤字)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陸宣公曰夫國家之定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經是帝王之制 王道盡然)馬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責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惟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

古利 與何識 源而息 王也

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俱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以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物賤由乎錢之利病所聞甚重今日何不講此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繇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

又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入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此為無[illegible]之貨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

寫言未已之獘如燃眉救火計當事宜急讀此

寫苛政字丶逼

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歛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關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與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夏無蠲貸至于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蚕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絕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迫重傷疲人 宣公奏議

柳宗元曰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丶而死者相藉也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

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而寧焉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　唐文

皇甫湜曰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合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為論）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至理）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贓私驅赤子措之不存之地後君之嗜慾感君之聰明寬大奸之門大罪之實也

郎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之旨

、

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强斂之更以資寇賊

○○○之無益也

李翺曰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

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

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誅

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

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

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

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平賦書 唐文

李瑱曰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完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軒黃以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爲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稅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時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千餘萬非他術也盖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爲出計[illegible]是知古人莫不以重穀爲

究源料兵食者以惠民為軍政也

陳靖曰古者強幹強枝之法必先富實于内今京畿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一二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逃亡既衆則賦稅歲減而國用不充歛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冦盜殺傷無所不至矣臣嘗奉使四方深見民間之利害汙萊極目膏腴坐廢亦皆詢問頗得其繇鄉縣之間一戶歸業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益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或縣官用以輸稅

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絕意歸耕為今民計則望倫以閑曠之田廣募遊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租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位逮于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生計成立戀家懷土即計户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有奮收之簿書斯寔敦本化人之宏畧也

通典曰昔人云倉廩寔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故知國足則康政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于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矣者羸

大寶蓄家逃避賦後

即去三冗之意

聚散淂道民用斯足

蘇子由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何者事勢既極不变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寔疑之誠自今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来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經制 衍補

謝枋淂曰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于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嘗多斂散淂宜豊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来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聚散淂其

道也

衍義補曰九重之上誠念財賦雖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权其輕重緩急而用舍之每留羸餘以備匱乏斷不可以軍國之儲以為私奉之用昔人有言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國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

又曰治國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過取于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則難乎其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定制所謂經常可久百世而不変者禹貢所載

周禮曰、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同弛舍辨別也、別其合科役者而科役之、施舍者、貴與老幼廢疾者不科役也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所養者衆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所養者寡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家一人不輕役也、餘謂老弱也、

又曰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城郭中也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國中晚征而早免地近役多也、野則早征

豐年計
用其力
不得已
苦心
之法詳
于周礼
此摠集
其要而

而晚免之、遠役少也、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復除
不任役事、以歲時入其書。作文書入于司徒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
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又曰、均人、掌均人民、修治造作之屬、牛、馬、車、輦、輸轉委積之屬之力政。征同 凡均力政
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均也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
公旬用一日焉。凶札飢饉疾疫則無力政。一歲之中、上用三月、餘皆民所自有也。
又摠註曰、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
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
征民其也大事故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考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

瀟渠滌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然周人制役之法則可謂纖悉委曲者焉小司徒之均土地則別其上地中地下地之異鄉大夫之登夫家則辨其在國在野之殊均人之均力政則又視其年之豐凶而均節之不特此也小司徒之起徒役則無過一人遂人之致甿則惟以下劑是其用民之力不亦甚寬矣乎況鄉大夫辨其役之可復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在所舍則役之又有其等矣是以為周之民不惟不以役為勞又且以役為樂也更按周人計人以授地因地以制役而所以役之者家不過一人歲不過三日可謂養之厚而用之輕矣

又曰三代役法莫詳于周禮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美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豊凶以行復役之法故其事力也相稱而其為役也適平而又軫念國中之民與夫貴賢能勞老疾之人及其新甿則無征役凶札則無力

獨出先王本意

政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之心者也

尚書疏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

何其重務 勞民正是為民

居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

于農隙、脩其守禦、無妨農務。

左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時務畢、戒民以土功之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水、營室也。十月定星昏而火、于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謂十一月也。

單襄公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角星朝見東方、寒露節。殺氣日盛、故雨氣盡。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本見而草木盡解。本、氐也。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技節皆理解。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九月也。水涸而成梁、十月也。草木皆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

施德於天下者也今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以舟為梁）是廢先王之教也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罷于逸樂為君作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

周定王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崇文德焉（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寔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唯百姓無怨方見能勞）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此句是主工語）

又非所　又民力

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陪說）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

丘一不恤之至

為己愁矣

又曰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有常役）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二十五人為甲）四丘共出三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力之民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皮盡而毛安附）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漢元帝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

辨民數、爲平徭役之本

毋使後時。令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勑之。

徐幹曰。民數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于國版。夫家脫于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于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小則竊盜。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

民數

徐賢妃曰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怨生之痛因風沮浪往来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数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数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姚嶲）衆喪已成之我軍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軽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究到根本尤為深識）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不謂女子有此至論）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

唐文

狄仁傑曰為政之本必先人事今窮奢極壮畫繢盡工功不使鬼必（珠句工練）在後人物不天来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户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

浮食者衆又刼人財臣每思維寔所悲痛　唐文

魏徵曰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繇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者哉　唐文

醋吏借口

仁人之言其利溥

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　宋文

使民以時全是此意

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于用民力然

役不必書

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宋文通攷曰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役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語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三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掌二十五家六鄉）曰酇長（掌一百家六遂）皆中士也曰旅師（掌一百家六鄉）曰

寫藏朝李世之風宛然在目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鄙師掌五百家六遂皆上士也○曰黨正○掌五百家六鄉曰縣正○掌二千五百家六遂皆下大夫、也、曰、州、長百掌家二六千五鄉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其尊之也○至矣○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堪○之○擧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耻○畏避○苟免之○事○也○自是○以後○貪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皆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于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稱○反不至此也○然則若後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于繇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

批云便業定遂无窮弊皆

可作愛民易使

又曰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吏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逼真鄉民）一入州縣已自恇怖（確情）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歷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顧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身任顧募之責則其後與民不困而横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顧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云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也

又曰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夫夫饒廩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愿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

奸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靡泛之支倫以養其事力賦歛之薄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子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勿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

俱宋文

衍義補曰凡有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役乎民然後役有輕重繁簡遠邇久暫之殊民有老少強弱富貴貧賤之異不可以一槩論也是以成周之世欲役乎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寬狹磽腴必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illegible]定必量其人身以知其強弱老少必驗其畜產以知其

貧富有無必有夫有婦然後謂之一家必年富力強然後謂之可任彼夫貴而有爵者賢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事于公與衰髦之老篤廢之疾皆不可任以徭役之事所以任夫徭役者皆必少壯之夫（括周制之妙）平日習勞丁多而家給者也夫民食三土（上地中地下地）而賴官府之庇以有其室家田產則服力役以為國衛足國用成國事亦其職分之所當為者也用所當用之人為所當為之事雖曰為國亦所以為民而（三句盡役民之善法）又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憫之是以國家有所經營則咸如子趨父事有所征伐則莫不敵王所愾而上無不成之事下有衛上之忠而天位永安國祚延長矣

任役貼役自是僱法兩言之道

又曰古者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稅出財役出力惟遊惰無職事者則抑之俾視夫家出征稅焉非有所利之也（所以勸動）

又曰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各因其有餘而用之不足者不強也各隨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強也彼有力者而無財吾則俾之出力財有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財者而無力吾則俾之出財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鉅而物重費多而道遠則必集衆力裒衆財使之運用而不至于頓躓資給而不至于困乏則民無或病事無不舉矣俱明文

備荒　計十五則

周禮曰、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散上所積）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小歲凶、犯刑者多、故緩之）四曰弛力。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澤禁）六曰去幾。（關市不譏察）七曰眚禮。（眚與省同。省其禮節）八曰殺哀。（喪祭稱家、不求豐備）九曰蕃樂。（蕃與藩同。閉其樂器不用）十曰多婚。（不備禮而嫁娶）十有一曰索鬼神。（修廢祀以求神休）十有二曰除盜賊。註曰、天時不常、水旱為沴、聖人憂之、是故為之荒政以濟萬民。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稅賦也。緩刑、輕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幾、關市無譏也。眚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而弛懸也。多婚、殺禮而多婚也。索鬼神、為凶年禱也。除盜賊、使良民安也。蓋天災

荒政即寫于六官具見無刻不以憂民爲急

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不有以存恤之則民安得而聚哉然其存恤賑救之意又散見於六屬之中鄉師以艱厄而施惠司救以患病而施惠即荒政之散利也司市凶荒則市無征司關凶荒則關無征即荒政之去幾也均人凶札而去力征士師凶荒而糾守緩刑非荒政之弛力緩刑者乎膳夫大荒而不舉大宗伯大烖而禱祠大司樂大凶大烖而弛縣非荒政之眚禮蕃樂索鬼神者乎六官之屬苟可以爲荒政之助者無不致其詳焉成周聚民之意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此十二政而必以散利爲先者誠以利之關于民命者至急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舍賑恤別無良法

餘三年之食預備以為散利之地故先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無菜色者備先具也是以周人有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待凶則頒之旅師則聚野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皆先為之備也上無以散其利下無以聚其民則有去而為盜賊者矣

危言亦至言

盜賊方興乃相與講求弭盜之策甚必重法立威以勝之不思禮義生于富足盜賊起于貧窮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養亦甚不得已也然則欲除盜賊者如何曰自散利始

真弭盗之策

又曰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觀遺人廩人之掌知先王備荒之政甚詳

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邦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年豐不侈有餘年凶不苦不足）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音甫）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又曰司市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註曰國有災害則蠲市租而且鑄錢以蘇之也昔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子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救人之困蓋不過因水旱以濟民非專以通財貨也（此意人所未知）自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流于泉而布于市夫穀粟不可以收遠布帛不可以寸裂故圜法立永為萬世無窮之利矣（俱闕）

預偹爲救灾之要意議不讓管子

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大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决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决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舟旱則資車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轂轉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

理有必然

繇及躬
而究及
上下利
奚一轄
髮至

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强而不衰矣。越絕書

穀梁赤曰、五谷不升為大饑。一谷不升謂之嗛。二谷不升謂之饑。三谷不升謂之饉。四谷不升謂之康。五谷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祲之禮也。穀梁傳

漢文詔曰、間者數年比頻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

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議佐百姓詔

賈誼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趍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

○惜○徐○尤○積○貯○之○本○

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蹷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仍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經○抑○要○論○不○止○倚○冤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漢文 論積財書

陸贄曰仁君在上則海内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

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惟懼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粮儲惟計廩庾亂典于下禍延於上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 宣公奏議

非○宣○公○不○能○消○

經○濟○至○言

禍机　透

鄭俠曰、麦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繇中外之臣輔相不以道以至於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来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籍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々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開倉廪賑貧乏諸有司歛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年無疆之休宋文

（剔出痛原）

公責以不易理

會鞏曰地震水災隤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請發倉廩與之粟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深識之言非審蓋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暢言小惠之弊極確極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真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

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 宋文救菑議

（危言可惕）

呂東萊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以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荒政論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糜以救餓莩或大興作以聚失業之人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襄之二十四年秋有陰

（此句出人意外）

沴之災而冬大饑則所以賑救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以爲戒胡傳

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宋文

丘瓊山曰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濟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豊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與大學衍義補

又曰古人言救荒無善政蓋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幼强弱

○○深○得○荒○民○情○事○

聚為一處則蒸為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為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攷下依次序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此所以無善政也法之最善則散處其人而委之待缺寄居之官吏事故易集今之救荒者或散粟或給粥一以為式如此庶乎吏胥不乘機而恣其侵尅饑民得寔惠而免於死亡矣

○得○人○為○難○

賑貸　附　計五則

唐詔曰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寔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今茲吾人迫以荒饉鄉閭依然烟火斷絶種餉既乏農耕不興若東作借時西戍何望為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屈公儲未贍濟人之急

○吉人○之○言○

是古
至理
盧文
殆者
同

寧俟盈豐甃。其有無㡯極艱厄。朕德之不敷。誠之不感。上帝降格。寧丁厥躬。元〻何辜。罹此灾害。思欲極救。亦知其方。長人之官。寄任斯重。所宜極慮。與我同憂。宣公文集

真德秀曰。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所来。均是天地之子。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恵卹為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恵卹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言之。無

饑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宋文王岩叟曰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益不忍焉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但令隨秋納原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沾惠者普啣恩者深

如此絶無擬害

透快之論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

何景明曰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倉舍一啓豪强駢集里胥鄉老匿貧

即生一
契信然

依富公家之積祖以能市井遊食之徒所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糗糧
○○○○○○○○○○○○○○○○○○○○○○○○○○○○
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鄉民待給者資粮已盡而卒不
○○○○○○○○○○○○○○
得與即有少得不足償貸何不平也

以有求乘危以論利益不忍屬撥祖宗賑濟舊法實傷無分數之限

大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但令隨稅納原數而已未嘗有息也雖

四方之人沾惠者普啣恩者深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

借與即有必得不及償貸何不平也取其息或千之以米而使之歸

富者連車方軌而貧者曾不獲升斗鄉民待給者衆已盡而年不

治富公家大豢以斂市井游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息[illegible]

三則俱重譏而不重征、具見先王撫商之仁

關市　計二十二則

周禮曰、太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關以征貨之出入、市以征貨之所在。大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又曰、司關、境上之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稅而正之、廛。舍而禁之。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沒入。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出之。國凶年札疾疫死也、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幾、察也。

又曰、司門、掌授管鍵。鍵音建。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沒官也。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詳析治
之法
大意已

又曰、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美在中而達於外、諸侯之象）。守都鄙者用角節（致力於內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之象）。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山國多虎）、土國用人節（土國多人）、澤國用龍節（澤國多龍）、皆金也、以英蕩輔之（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節也）。門關用符節（以符合之）、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以旌表之）、皆有期以反節（應為期限、事畢則納其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傳者書其事、與節相依而行、故曰輔。無節則門關道路必譏察以防姦細也）。

又曰、司市（市官之長）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所以居之次為敘）、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於市四、使）以政令禁物靡而

便有平準在內

坊有涙意

○均市○而禁其靡節民欲○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布泉○以量度成賈而徵儥○儥買也○

○質劑○結信○而止訟○訟憑契券○而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

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以泉府之所藏與民同之市不售者官為歛之民無貨者借貸予之○大市日昃

而市○百族為主○大市人衆故百姓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商賈藏於市朝時在焉故

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細民之販以自力故為主○凡治市之貨賄

六畜珍異○亾者○使有○物之亾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亾○物之害者

者賤之使至於無

靡者○使微○侈靡者抑之使微少

又曰○胥師○賈師○市中羣胥之長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平其價不憲刑禁得擅高下○

焉○賈師○知物賈者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也視其成○

貨賄所在便伏大奸大惡于內故設禁最詳

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賈使之有常然後令市

又曰質人主平定物價者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事以質小事以劑質以人訢劑以書約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一其淳音準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廛人掌斂布絘音次布胥師所取在次之布總布四長總斂在四之布質布質人所稅質劑之布罰布司市所舉犯令者之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司虣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嚚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即遊手遊食之人者以屬游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周人將安良善保柔弱故立此官以察強暴為事○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詢且刑之

曲体民情之主

聊未正以重本

又曰泉府泉布委積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廛人所斂之五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市貨有積滯不售者以征布買而收之以其賈買之使民不喪其本物揭而書之逕物表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待民之用民事大而且急買者各從其抵本也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與之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借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民貸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国事為息也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出謂泉府所出入謂廛人所入餘即幣餘之賦也

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民有餘則輕之

食為民天故平糴糶治市之要

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重平聲）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六斗四升為鍾）耒耜器械鍾饟（鑲）粮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侮輕）管子全書（国蓄）

李悝曰糴甚貴傷人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後世常平本此）綱鑑

桑弘羊曰往者郡縣諸侯各以其物貢輸迭来煩難物多苦惡不償

市道開於上欲均輸而輸愈難均設平準而準愈難平必然之理

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　綱鑑

桓寬曰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奸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入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

見末不可不抑

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鹽鐵論本議

鼂錯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漢文

先爲

朝與野爭利勢必貽害天下不征商賈

李盱江曰理財之道去僞爲先民之詐僞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債應何所不至哉奸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從此始也宋文

大道理

蘇子瞻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

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責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錢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繼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又曰穀太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争糴以起大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所賴惟此）以壓大貴之值自先王以來（為之柰何）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廢切為聖世病之

東山齋曰王之膳服僅取具於關市古者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

三語括
本關市

其稅入纔地至薄也不常獲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恃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獲者如是足矣而司市又嚴爲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婦過市之法苟有過用於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於無過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也

〇卽〇用〇自〇無〇苛〇欽

葉時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太宰阜財之職而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同須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財也然攷其治市之政大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爭利三曰抑趨利至於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

市之爲道甚大

之要

贓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則司市飾偽之禁也輕則征重則舉不亦宜乎司關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亦既犯飾偽之禁者輕則出征廛之稅重則行舉沒之罰亦宜也何嘗於商賈之常物既征之於市廛復征之於門關乎後世不明此意遂以四者而並行之商賈亦重困矣

和平之論

馬端臨曰古今言糶糴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乃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崇此說伏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

雜也告農征商既也征商及農〻之弊〻王

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爲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誘曰國家不取必爲兼幷者所取（後世聚斂者皆以是藉口）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又曰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强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幷其利源奪之官旣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而征榷遍於天下矣蓋昔之

權利曰取之豪强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强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 可發一嘆 文獻通考

丘濬曰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昉於周官泉府糴之說昉於李悝平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後世則爭商賈之利利

意在便民权宜亦為良法

說到厚民生濟民用何等關係泉府之設止通關市之事

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

又曰泉府之設以泉爲名蓋主泉(古字)錢布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有急有緩少而急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原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則或賒或貸與之賒則取價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

者應其喪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息也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之息者償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為息服如國中七尺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無分毫利焉豈若後世之所為哉衍義補

少

必資錢以易物賦浚廢者

貝民而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民力

以泉為名蓋主泉法錢布之宜也古者以泉布

談兵 計三十六則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兵符之秘)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于道幾于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于勢成之在于君(三句李盡兵家之要)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六韜 兵道

管仲曰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寔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寔甲不堅密與俴(音)譾者同寔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寔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寔 管子全書 叅患

李伯陽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言農不得耕)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傷天地之和)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即汲吉之意)

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数語括千百句之義）

而老（師直為壯曲為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不能以道佐主則有速危之理）威武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武経秘要）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精語）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道德経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将兵将上不外五語）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帥不能則兵弱　富国篇　威武

又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命中車馬

賞罰行則民知奮故為兵之要事

多助之意

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

議兵篇

韓非曰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皆怯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死為奮一可以合十〻可以合百〻可以合千〻可

以合萬ゝ可以勝天下矣 相見[illegible]王秦史 初見秦

呂覽曰凡軍欲其衆心欲其一（要著）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妙）天下之凶德也

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ゝ之所以生之也行凶德

必威ゝ之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罪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

之財貨臣妾人之女子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

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繇其武

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武義 威武

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ゝ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

之應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天時而制征討）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部伍之類）制（金鼓旌旗之屬）官（偏校之屬）道（經由道路）主（主管之人）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始計）

氣治奇語孫武得之

又曰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
即廟戰之意
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于無筭乎 興師命將必致齋于廟以出曰廟筭 始計

又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 知己知彼兵家之要
（守）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謀攻

又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軍爭
戰攻之道盡于此

又曰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 軍爭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九變

又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火攻

軍中要言

危乎危乎

吳起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

以奇制勝之道

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料敵

又曰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 三語是行軍之正 治兵

又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至言 治兵

蘇秦曰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 策士亦知王道 從人謂後不為先故約結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如此則兵不事也 約 人挫強敵

貴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

謀之然己小國遺矣

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舉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衆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不為人所欺外不賣內不反則稿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禍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說苑閔王

又曰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也議甚奇警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危而兵益弱守

法轉吾叙 云不而屈之仁義敵其

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内而城郭露于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讐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讐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衛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故明君之從事也用才少曠月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后起則諸侯可趨後也臣之所聞攻戰之

佚之 非季 不道

道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
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
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
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
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
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
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 說齊閔王 俱戰國文
劉子曰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鬬生焉神農氏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

銷金為外割革為甲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顓頊爭于不周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貴交不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伯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列九地之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

弱

地中有水取象亦具此意

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敵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原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奇制勝也是以用奇出于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寔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鋭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宜兵因敵而制勝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経以為巧無形以成妙故風而無形則可以帷幕扞寒暑無形不可以鎖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震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覆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

歸到將上方扼其家之要

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謀能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進戰不如十人俱至令求同心之衆必施之士在于仁恩洽而賞罰明故醇醪注流軍下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競趍施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兵術篇

劉安曰用兵有王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

殺不如

天人不足恃所恃唯智恃此道耳

令明两軍相當鼓錞相望未至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兵之變察行陣解贖之數維抱綰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屍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

又曰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向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将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測之智不窮之道難以衆同也

又曰夫論議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

外寧本手向轄非材官之可及

之官也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轄井灶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于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于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入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于政〻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下同 無墜 瑕

又曰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精語）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至言）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

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

又曰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必不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鈐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

名秘之語

又曰神莫貴于天勢莫便于地動莫急于時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擧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

不唯天地不可恃即人亦不足恃更深一層

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俱淮南兵畧訓

陸宣公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又曰、急者宜俻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又曰、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助。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又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稱則成。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非萬全不謀。非有克不鬭。宣公奏議

歐陽修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

用之得其

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赫然奮威敕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為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廬陵集

○一○篇○主○意○

呂東萊曰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誠則不敢輕動

雖欲誘之焉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誠則不貪得不敵雖欲餌之焉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誠則安靜不擾敵雖欲亂之焉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用是誠以俻衞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總論春秋用兵之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不誠則有此五患為敵人所勝故一誠既立五患皆除雖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極其詐計至于十伯千萬君子待之一于誠而已矣彼之詐極其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逸彼常動而我常靜以逸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論天下用兵之善者固

無出于君子矣。用兵

又曰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大勇似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此挎劍之勇退然溫亮。與怯相近者大勇也。此仁者之勇是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謂鬪戰是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謂忿欲寇敵之來雖多至于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然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乎心敵。忿欲之興。欝勃熾烈。內焚肺腑。劌不能擊。戟不能橦。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于是敵也。賁育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畧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驗也。

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此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魯莊公圍郕

蘇老泉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范蠡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教隨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強兵在焉蓋一陳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兵形象水兵貴有偽

蘇子瞻曰夫兵無常形而逆之為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于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于用而難于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行之非難知之為難

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穷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於外。而無守于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

鑑軒曰。古者敵國相持。其為策有二而已。可戰則戰。不可戰則守。過是無榮焉。其所謂守者。非不戰之謂也。先為戰備。以待其可戰者也。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惟其見莫之窺也。是以一發而莫之支也。今也以為戰而忘于戰。以為守而懈于守。在彼既有可勝之形。在我亦無不可勝之備。則亦僅自立

耳嗚呼以今日事勢其將大有為耶其欲僅自立已耶愚以為今日○末○世○通○病○○○○○○○○○○○○○○○○
之失在于志太銳術太疎舉事太輕責效太速此天下之事所以顛○○○○○○○○○
倒錯亂而無所成就也 機論

鑑軒曰古者南國相持[illegible]不[illegible]已可戰則戰不可戰則守

遂是無榮焉。其所謂守者非不戰之謂也。先為戰備以待其可戰者

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惟其

